

# Watercolor Meets New Color: The Extension of Creative Boundaries in New Color Porcelain Painting through Watercolor Wash Techniques

Shi Huang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China

##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eramic painting, overglaze New Color has long been positioned within the realm of craft art, which has imposed certain limitations on the 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artistic language system. Watercolor wash techniques, with their uniqu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water-color fusion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void and solidity, offer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expansion of New Color's artistic langu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raft-oriented dilemmas faced in New Color creation, explores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transplanting watercolor wash techniques onto porcelain, and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aesthetic expansion of New Color's artistic languag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 beauty of water-color fusion, the beauty of textural interest, and the beauty of hazy imagery.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color wash techniques not only enriches the expressive means of New Color but, more importantly, promotes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craft-based expression to artistic expression, thereb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linguistic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painting.

## Keywords

overglaze new color; watercolor wash; artistic language; craft transformation; aesthetic expansion

## 水色融新彩：水彩晕染对新彩创作边界的延伸

黄诗

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江西景德镇 333000

## 摘要

釉上新彩作为陶瓷绘画的重要门类，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工艺美术范畴，其艺术语言体系的表现和发展受到一定局限。水彩晕染技法以其水色交融、虚实相生的独特审美特质，为新彩艺术语言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分析新彩创作面临的工艺性困境，探讨水彩晕染技法在瓷上移植的工艺基础与实现路径，并从水色交融之美、肌理趣味之美、朦胧意象之美三个维度，系统阐述水彩晕染对新彩艺术语言的审美拓展。研究表明，水彩晕染技法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新彩的表现手段，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新彩从工艺性表达向艺术性表达的转化，为当代陶瓷绘画的语言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 关键词

釉上新彩；水彩晕染；艺术语言；工艺转化；审美拓展

## 1 引言

陶瓷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釉上新彩是陶瓷绘画的重要门类，自清末民初发展成熟以来，始终是陶瓷绘画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新彩因其颜料色彩丰富、性能稳定、可反复修改等特点，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新彩创作多被定位为工艺美术范畴，其艺术语言体系的发展受到“工艺性”思维的限制——创作者往往专注于技法的熟练与制作的精良，而忽略了艺术表达的自由与精神意蕴的传递。

【作者简介】黄诗（2002-），女，中国广东韶关人，硕士，从事陶瓷创作绘画研究。

与此同时，水彩画作为独立画种，以其“水色交融”的独特艺术语言，在绘画艺术中独树一帜。水彩晕染技法所营造的偶然效果、透明质感与朦胧意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近年来，艺术媒介的跨界融合成为创作的重要趋势，陶瓷绘画与水彩艺术的交汇，为新彩语言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让窑火的温度与气流成为创作的合作者，使釉料在窑温中肆意交融、流淌，让窑变的偶然性成为艺术表达的核心。

本文以“水色融新彩”为题，探讨水彩晕染技法融入新彩创作，进而延伸新彩的艺术边界。这一研究不仅关乎技法的移植与创新，更涉及对陶瓷绘画艺术本质的思考——如何突破工艺的桎梏，实现从“器”到“道”、从“工”到“艺”的跨越。

## 2 新彩创作中的工艺性困境与艺术性诉求

### 2.1 新彩的工艺属性与历史定位

新彩,旧称“洋彩”,釉上新彩源于清代,是在粉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釉上彩绘品种。其颜料以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与硅酸盐熔剂混合炼制,烧制前即可预调配色,色彩稳定性强,能反复修改[1]。这些工艺特性使新彩在陶瓷装饰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涵盖贴花、绘画、刷花、喷花、印花等多种技法形式。然而,正是这些工艺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新彩的艺术定位。长期以来,新彩被归于“工艺美术”范畴,其评价标准往往侧重于工艺的精湛程度——线条是否均匀、设色是否平整、烧成是否完美。这种工艺本位的评价体系,使得新彩创作更多关注技法的规范性,而非艺术表达的自主性。

### 2.2 工艺与艺术的内在张力

陶瓷绘画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同时面对工艺规范和艺术表达的双重要求。一方面,陶瓷材料的物理化学属性决定了创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工艺规范——颜料的调配、稀释剂的使用、烧成的温度曲线等,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作品的失败。另一方面,艺术创作又要求突破规范、追求个性表达。

这种张力在新彩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彩以油或水调制颜料,施彩厚薄自由,烧成后呈现丰富的色彩效果,这一特性使其兼具工笔画的细腻与写意画的洒脱。然而,工艺规范的存在往往使创作者更倾向于可控的表现方式,而回避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艺术探索。艺术创作中的偶然性因素,恰恰是产生生动气韵的重要来源,但在工艺本位的创作思维中,偶然性往往被视为需要规避的风险。

### 2.3 工艺到艺术转化与突破的可能

当代艺术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跨界融合趋势。陶瓷绘画要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确立自身位置,必须完成从“工艺”到“艺术”的身份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否定工艺基础,而是在工艺之上注入更自由的艺术表达精神。

新彩创作面临的困境在于:其工艺规范体系完备,但艺术语言的独立性尚未充分确立;其表现技法丰富多样,但表达的深度仍有待开掘。突破这一困境的可能路径之一,便是引入异质性的艺术语言。核心在于艺术语言的拓展,让新彩不仅能够表现具象的物象、精工的细节,还能够表达抽象的情感、朦胧的意境、偶然的趣味。水彩晕染技法的引入,正是艺术语言拓展的重要尝试。

## 3 水彩晕染技法在新彩创作中的工艺转化

### 3.1 水性材料在陶瓷领域的既有实践基础

水彩晕染技法向陶瓷领域的移植,并非凭空设想。水性材料与陶瓷艺术的融合已有诸多实践基础。

在陶瓷绘画领域,将水墨画渗透晕化的特点融入陶瓷创作,早已有之。陶瓷艺术家借鉴中国水墨画的文化精髓,

在瓷面上表现出类似水墨的晕染效果,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如水墨画般的清淡清雅、隽秀宜人,营造出悠远的意境之美。[2]

在色釉彩墨领域,将色釉的窑变效果与水墨晕染相结合,形成“釉色肌理+水墨皴擦”的复合语言。这种探索突破传统笔墨的桎梏,将陶瓷艺术的色釉与水墨的灵动性相融合,创造出兼具东方神韵与当代视觉张力的艺术语言。

这些实践表明,水性材料的审美特质完全可以在陶瓷载体上获得新的呈现方式。水彩晕染技法向新彩的移植,既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也有实践上的可行性。

### 3.2 移植的工艺基础与技术路径

水彩晕染技法向新彩移植的工艺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材料的可通约性。新彩颜料以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与硅酸盐熔剂配合炼制,其化学性质相对稳定。而水彩颜料以水为媒介,强调透明性和流动性。两者看似相异,但新彩在绘制阶段同样可以使用水或油性稀释剂调节颜料的稠度和流动性,这为晕染效果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新彩颜料既可以厚涂覆盖,也可以薄施晕染,这种材料的可调节性是晕染技法移植的前提。

其次,载体的可适应性。水彩画以纸张为载体,利用纸张的吸水性产生晕染效果。瓷面虽不吸水,但其光滑的表面可以使水分在其中短暂停留和流动,形成独特的晕染效果。瓷面的光泽与透明感,还会使晕染效果产生不同于纸面的视觉特征——更为晶莹剔透、更为润泽明亮。这种载体的差异,可以转化出新彩晕染的独特语言。[3]

第三,技法的可转化性。水彩晕染的核心技法包括湿画法、干画法、叠加法、泼彩法等。这些技法可以在瓷面上进行转化性应用。例如,湿画法要求纸面保持湿润,在瓷面上则可转化为在未干的底色上进行晕染,利用稀释剂的挥发速度控制晕染效果;泼彩法则可直接移植,利用瓷面的平滑特性产生流动的视觉效果;洒滴法可以利用水的表面张力,在瓷面上形成自然的洒滴痕迹。

第四,效果的可持续性。新彩作品需经烘烤才能定型,这一工艺环节对晕染效果的保存提出了挑战。然而,正是这一特点也带来优势——经过烧成后,晕染效果被永久固定于釉面之上,兼具水彩的灵动与陶瓷的永恒。烧成过程中,颜料与釉面发生熔融反应,使晕染效果获得更为丰富的层次变化和更为牢固的附着性。

## 4 水彩晕染对新彩语言的三重拓展

水彩晕染技法对新彩艺术语言的拓展,集中体现在三重审美价值的提升:水色交融之美、肌理趣味之美与朦胧意象之美。这些形式美被成功移植到新彩创作中,极大地丰富了新彩的艺术表现力。

### 4.1 从勾勒填色到水色交融:技法语言的拓展

传统新彩以勾勒填色为主要技法,虽保证了工艺质量,却使画面流于平实、缺乏气韵。水彩晕染技法的引入,将水

色交融之美移植于瓷面。水与色的交汇融合具有即时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创作者必须放弃对画面的完全控制,转而与材料对话、与偶然性合作。色彩过渡自然柔和、色层相互渗透、边缘虚实相生,这种审美体验是传统勾线填色难以企及的。从“勾勒后填色”到“晕染中生形”,创作者的角色从执行者转变为对话者,这正是突破工艺性思维、走向艺术性表达的关键一步。

#### 4.2 从平整光洁到肌理丰富:形式语言的拓展

传统新彩强调平整光洁,源于工艺美术的质量要求,却限制了形式的多样性。水彩晕染所带来的肌理趣味之美,极大地丰富了新彩的形式语言。当画料在瓷面上流动、颜料在烧成中变化,沉淀肌理、渗化肌理、流淌肌理、水渍肌理等偶然效果应运而生[2]。这些肌理具有神秘色彩和无穷趣味性,产生生动自然的视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肌理效果的生成过程本身就充满趣味性,创作者在未知中激发欲望、在见证后产生新的兴趣。这些肌理不是外加的装饰,而是材料自身的言说,使作品获得了更深层的艺术意蕴。

#### 4.3 从具象再现到意象表现:审美境界的拓展

传统新彩以具象再现为主流,追求形象的准确与意境的明确,却局限于再现性思维。水彩晕染所擅长的朦胧意象之美,为突破这一框架提供了可能。通过湿画法和接色法的运用,画面中若隐若现的形、似有若无的色,恰如老子所言“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在若有若无之间,蕴藏着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朦胧美并非含糊不清,而是“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于有限画面中创造无限意蕴。[4]

水彩的东方神韵融入新彩,使创作者获得了更大的表达自由:从“再现”到“表现”的转变,意味着创作重心从“画什么”转向“怎么画”。虚实的转化、意境的生成、情感的抒发,使新彩创作从物象的再现转向意境的营造,从工艺性的描摹转向艺术性的表达。作品的评价标准,也从“画得像不像”转向“意境深不深”“情感真不真”,这正是新彩艺术语言获得独立性的标志。

### 5 水彩晕染对新彩边界的实质性延伸

#### 5.1 技法边界的延伸:从规范到自由

水彩晕染将新彩技法从单一的勾勒填色,拓展为包含湿画、泼彩、洒滴、流淌、沉淀等的多元体系。更重要的是,技法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可完全控制转向与偶然性合作。传统新彩追求对效果的完全掌控,而水彩晕染要求创作者接纳偶然、与材料对话。创作者不再是画面的唯一决定者,而是与水、火、料共同完成的合作者。这种从“控制”到“对话”的转变,本质上是工艺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跨越。

#### 5.2 形式边界的延伸:从单一到多元

水彩晕染将新彩形式语言从平整光洁的单一形态,拓展为包含丰富肌理、流动效果、透明层次的多元体系。沉淀肌理带来颗粒层次,渗化肌理形成柔和过渡,流淌肌理保留

创作痕迹,水渍肌理增添偶然趣味。同时,透明效果的引入也拓展了新彩的表现力——传统新彩以不透明覆盖为主,而水彩晕染强调色彩的透明叠加,使作品既能厚重深沉,又能轻灵通透。这种形式语言的拓展,使材料自身的言说得凸显,观者不仅看到形象,更能感受材料的质感。

#### 5.3 观念边界的延伸:从工艺到艺术

最为根本的延伸发生在观念层面。在工艺美术框架中,新彩的价值取决于工艺精湛程度,创作者是“工匠”,评价标准是线条是否均匀、设色是否平整。而在纯艺术框架中,价值核心转向艺术创新与精神表达,创作者是“艺术家”,评价标准是语言的独特性与情感的真挚度。[5]

水彩晕染的引入推动了这一转变。晕染技法的不确定性要求创作者具备更高的艺术判断力——在偶然中捕捉必然、在混沌中生成意象。这种能力是艺术修养的体现。同时,晕染效果的不可复制性,使每一件作品都成为独特的艺术创造。当创作者从“工匠”转变为“艺术家”,当作品从“工艺品”转变为“艺术品”,新彩便真正实现了从工艺美术向纯艺术的跨越。

### 6 结论

水彩晕染技法的引入,为新彩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技法、形式、审美三个层面实现突破。水色交融之美、肌理趣味之美、朦胧意象之美,这些水彩的审美特质在新彩中获得新的呈现。

水彩晕染对新彩边界的延伸体现在:技法从勾勒填色扩展到水色交融,形式从平整光洁扩展到肌理丰富,观念从工艺美术扩展到纯艺术表达。这是继承中的超越,规范中的自由。

其融合启示在于:跨界是创新路径,材料开掘是创新基础,接纳偶然是从工艺走向艺术的关键。这一融合仍处探索阶段:如何保持陶瓷本体特质?如何确保工艺稳定性?如何发展本土特色?均有待研究。

随着跨界深化,“水色融新彩”不仅是一个技法命题,更是一种创作理念——以开放心态接纳异质,以探索精神突破边界,让陶瓷绘画焕发新生。

#### 参考文献

- [1] 潘景峰.浅谈陶瓷釉上彩装饰工艺与技法[J].景德镇陶瓷,2013,(04):30-31.
- [2] 吴嘉敏.论水彩在陶瓷釉上新彩上的运用[J].陶瓷研究,2025,40(02):129-131.DOI:10.16649/j.cnki.36-1136/tq.2025.02.011.
- [3] 叶经文.釉下五彩陶瓷绘画呈现水彩效果的探索与实践[J].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9,(05):122-123.
- [4] 周滋柔,李熙寰.初探陶瓷艺术创作中的画面表现形式——以水彩效果为例[J].陶瓷科学与艺术,2022,56(07):42-43. DOI:10.13212/j.cnki.csa.2022.07.112.
- [5] 胡赵军.水彩风景画与陶瓷山水画的关联性研究[J].陶瓷研究,2021,36(06):109-111.DOI:10.16649/j.cnki.36-1136/tq.2021.06.052.